

定居淡水 雨狐（化工二B）

瀛苑副刊

秋意，挾著濃濃的心情來到淡水小鎮。本打算留在這四年就走的我，似乎有離開家鄉，浪跡天涯的衝動，如長堤上海浪輕輕拍打著岸。淡水，一個和雨糾纏的小鎮，在此定居七個月了，自誇的說自己是「半個」淡水人。

在淡江求學，似乎染著淡水的悠閒，沒有台北市緊張的紛紛擾擾，這裡的空氣呼吸起來，讓我的心情飛揚。平時，一台野狼傳奇，伴隨著自認有「傳奇人生」的我，心情不好吧，到海邊，享受讓海擁抱的滋味，或接受海風對臉上的輕拂，幻想融入海中，成為人魚故事的泡沫。也許是年輕的幻想吧，喜歡讓自己著身全白的衣服——白色的上衣、白色的七分褲、米白的圍巾、被風打的有點蒼白的臉、銀白的機車——喜歡白，只是全身像個透明的精靈，投向海中，讓冷的發現理智的水溫，凜冽的發現理智早已不在。

嚐過當地最好的小吃嗎？到過指南客運旁的牛排館享用過肋眼牛排嗎？注視過老闆累積兩年自信滿滿的眼神，專注的煎著牛排嗎？有到過老街的半樓似的餐廳喝過一杯和海水共浴的咖啡嗎？淡水，好個有著特色的小鎮，吸引著有別具思想的人。

醉了，品味一瓶法國農莊的博多紅酒，舉杯和淡水的夕陽嬉戲，透過陽光和葡萄酒的艷色比紅，那個顏色真美，坐在二十二樓的高樓上，跨坐在與家鴿飛翔的領域，分享悠閒的午後，淡水夕照，無須在長堤，無須在海邊。我在天空看著夕陽的轉變，從波光粼粼，到紫色的霞，每天的雲彩，像是「表演工作坊」，演著看不完的相聲。對話著，和雲彩，不禁勾起徐志摩的詩——揮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。連帶著，想起痞子蔡筆下的阿泰調皮的樣子，自誇連衣袖都沒有，雖然這是痞子說的。我想，黏些雲彩，如自然的彩衣或古時女工刺繡，染著不會在水源街撞衫的衣服，有點古典，有點幽情。

啊！淡水，為何讓我一點一滴的對你滲入我的情，我的意，為何讓我悄悄的愛上妳？為何三月的天，妳帶來的燕子，喜好在我住的北新路，宣告著，連燕子都選這裡作為孕育生命的搖籃？人間四月天的到來，我帶著我的機械式相機，一次又一次捲著，底片的開關，尋著燕子的足跡，時而停留，時而飛翔，匆匆忙忙的找著築巢的稻草，直到誕下生命的喜悅，小心翼翼的孵化，等著新的稚燕誕生。那是期中考完的下午，再一次的帶著相機蒐尋的燕兒們的足跡，拿著梯子，輕輕巧巧的爬上和燕巢。相同的高度，刻意的取下的閃光燈，深怕驚擾了稚燕，拍下一張又一張，今生第一次在淡水的畫面，看著稚燕，還未睜開眼的模樣，黃黃的口，嘴邊的毛，又叫我想起差點被趕出北新路住處的回憶。

八隻貓的初遇，是我對淡水的生命種下我感情的種子，依稀記得那流浪的黑貓和老張家的咪咪，一九九九年的十一月十五號，六隻小貓的生命，像天使般誕生在我的住處，那是我頭一次感觸到新生命的感動。感動的撫摸著剛生完小貓的咪咪，像是初為人父的慌張，緊張的詢問獸醫注意的事項，慌張的我，深怕新的生命有些許的受損，直到房東開出逐客令，率性的我差點放話：「要貓走，我就走！」的氣話，現在欣慰的是貓都有了不錯的歸屬。

回到我的眼前，新的稚燕，牽引我的感情，短時間的發現，自己已深深的愛上淡水的味道，淡水的海，淡水的生命，甚至淡水的雨，淡水的霧；該高興還是……？！

覺得自己在淡水的依戀，好像談一場戀愛似的，不小心掉入她愛的漩渦，一點一滴的投入我的濃情蜜意；淡水，好一個小鎮，渴望在此定居，渴望每天看著夕照過日子。一種渴望或是夢的理想呢？淡水，我不知不覺的愛上妳了，雖然我只是一個淡江求學的異鄉客，何以對妳如此的迷戀，對妳只有甜，只有深深的依戀，就像喝完我手邊這杯——瓜地馬拉——看完今天最後的一線雲霞，閉上眼，投入我的「定居」生活。

2010/09/27